

宋元學案

上海文瑞樓印行

雙峰學案表

饒魯

陳大猷

濬

黃勉齋李宏

吳中

朱以實

子公遷

洪初

南溪強恕門人

王逢

胸翁清江再傳

何英

李仕魯

吳存

劉耳

梧岡同調

羅天酉

趙良瀉

萬鎮

湯伯陽

魯士能

程若庸

金若洙

范英

吳錫疇

程鉅夫

揭傒斯

趙孟頫

林夢正

徐一夔

曼煩講友

周棐

始豐講友

吳澄別為草廬學案

許應庚

附弟應庭

王似別見北山四先生

饒應中

熊凱

熊良輔見下泉峯門人

龔煥

熊良輔

汪華

從子應昇

從孫克寬

汪相

從孫時中

吳迂

汪克寬見下東山再傳

鄭合

戴璫

蔡汝揆

羅椅

史泳

李實

徐道隆

子載孫

景程同調

私袁易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吳存見下梧岡同調

方暹

別見勉齋學案

雙峯講友



宋元學案卷八十三

餘姚黃宗義原本

慈溪馮雲濠

黃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校刊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

雙峯學案

祖望謹案雙峯亦勉齋之一支也累傳而得草廬說者謂雙峯晚年多不同於朱子以此詆之予謂是未足以少雙峯也獨惜其書之不傳述雙峯學案

梓材案是卷學案多仍梨洲原本之舊謝

山修補未完

黃柴門人 朱劉再傳

文元饒雙峯先生魯

饒魯字伯興一字仲元餘千人髫齡有志于學稍長從黃勉齋李宏齋燭學勉齋問論語首論時習習是如何用功先生曰當兼二義繹之以思慮熟之以踐履勉齋大器之書以易赴棘試不遇遂歸專意聖賢之學以致知力行為本中書舍人趙汝騰御史董槐左司諫湯中提刑蔡杭等皆相為引薦召不起時理學大明師儒攸屬四方聘講無虛日作朋來館以居學者又作石洞書院前有兩峯因號雙峯門人私謚曰文元所著有五經講義語孟紀聞

春秋節傳學庸纂述太極三圖庸學十二圖西銘圖近思錄註

百家謹案黃勉齋翰得朱子之正統其門人一傳于金華何北山基以遞傳于王魯齋
柏金仁山履祥許白雲謙又于江右傳饒雙峯魯其後遂有吳草廬澄上接朱子之經
學可謂盛矣

祖望謹案草廬嘗曰朱子中庸章句或問擇之精語之詳矣惟精也精之又精鄰于巧
惟詳也詳之又詳流于多其渾然者巧則裂其粲然者多則惑澄少讀中庸不無一二
與朱子異後觀饒伯與父所見亦然恨生晚不獲就正之則雙峯蓋亦不盡同于朱子
者

雙峯語錄

下學上達意在言表程子此語蓋為讀書者言讀書是下學之一事蓋凡下學者皆可以上
達但恐下學得不是則不能上達耳且如讀書則聖人所以作經之意是上面一層事其言
語則只是下面一層事所以謂之意在言表若讀書而能求其意則由辭以通理而可上達
若但溺心于章句訓詁之閒不能玩其意之所以然則是從事于言語文辭而已決不能通
其理也程子曰玩其辭不得其意者有矣又曰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此皆下
學得不是而無由上達者也

問夫子所謂下學兼知行否曰夫子此章只說知惟程子引此以釋忠恕達道不遠曰斯下學上達之意卻是兼知行說

問或問云上達而與天為一是知行都到能如此否曰與天為一亦以知言方其未上達時與天隔幾重在及其既已上達則吾心即天天即吾心但聖人之上達與學者之上達有遲速之不同聖人才學便達學者則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久後方貫通

問入門涵養之道須用敬否曰固是如此但工夫熟時亦不用說敬只是纔靜便存而今初學卻須把敬來作一件事常常持守久之而熟則忘其為敬矣

問明道教人且靜坐是如何曰此亦為初學而言蓋他從紛擾中來此心不定如野馬然如何便做得工夫故教他靜坐待此心寧後卻做工夫然亦非教他終只靜坐也故下且字

因言調息箴亦不可無如釋氏之念佛號道家之數息皆是要收此心使之專一在此若此心不存則數珠之數數息之數皆差了調息亦然人心不定者其鼻息之噓氣常長吸氣常短故須有以調之息數停勻則心亦漸定調息又勝數息

須是敬方看得道理出廬山諸人如蔡元思胡伯量輩皆不肯于此著功見某有時靜坐諸公皆見攻以為學禪雖宏齋亦不能不以為慮也

看道理須是涵養若此心不得其正如何看得出調息箴亦不可無蓋心固氣之帥然亦當

持其志無暴其氣也

梓材謹案雙峯語錄諸條與附錄俱從程氏讀書分年日程錄出謝山于是卷割記雙峯講義是又欲補而未得者

附錄

明甫見勉齋說性者萬物之一原明甫曰在廬山時饒師魯曾如此說來勉齋曰是他這事物靜了看得如此

梓材謹案據此則先生亦名師魯矣

雙峯講友

處士方連雲先生選

別見勉齋學案

雙峯門人

朱劉三傳

州判陳東齋先生大猷

陳大猷字文獻號東齋都昌人師雙峯饒氏歷仕至從政郎改黃州軍判官著尚書集傳會

通子澹

隱君吳準軒先生中

吳中字中行號準軒樂平人早慕伊洛之學聞雙峯饒魯得考亭朱子正緒往從之遊盡得其緒論體認精詳隱居不仕名藉藉當時部使者稅駕其門因質曰論語言心凡幾等即應

聲曰簡在帝心天地之心也從心所欲不踰矩聖人之心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亞聖大賢之心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衆人之心也使者愕然數服惜其嘉言善行不盡傳于世

縣令羅柘岡先生天酉

羅天酉字恭甫新昌人師事雙峯成開慶進士以格非心去非人對策丁大全擯外厯官知懷集縣不期年而治成父卒服除賦詩有云三釜為親今莫及萬鍾于我復何如遂不起所著有柘岡集修

知州趙先生良瀄

趙良瀄字景程餘千人忠定公汝愚曾孫少學于其鄉饒雙峯知立身大節及仕所至以幹治稱以蔭三遷至淮西運轉改知分寧劇邑俗尚譁訐先生治之不用刑戮不任吏胥取民之敦孝者尊禮之其桀驁者乃繩以法俗為少革秩滿知安吉州時元兵垂至知州李庚先遁百事隳廢先生至凡所以守禦之備悉舉行之飢歲盜起勸富人出粟賑之嘗語人曰使太守身可以濟人民亦所不惜其言懇懇足以動人人皆倒困以應且以義諭盜卒為良民及兵圍城率衆城守元將范文虎遣使招降先生焚書斬其使卒為吳國定所賣先降先生自縊死其妻雍氏同縊于郡治之集芳軒

參軍萬先生鎮

湯先生伯陽合傳

萬鎮字子靜平江人師方明甫饒雙峯而雙峯尤愛之常稱天下讀書湯伯陽第一子靜次之梓材嘗湯伯陽一統志作伯易都陽人亦雙峯弟子天下讀書云云雙峯謂魯時舉語賈似道帥荆辟先生為公安竹口書院山長不赴登瀛祐庚戌第授澧州司戶參軍著有左傳十辯做晦翁社倉率鄉人以為規矩魯士能嘗曰子靜言語懇懇極古今事情非老生常談也

錄事魯寶潭先生士能

魯士能字時舉平江人瀉祐閒進士從饒雙峯學自號寶潭為監利令辟充沅州錄事兼餉事時呂帥政貪酷沅有叔訟姪分金者委先生勘帥意有所望而先生得誣狀據事申之呂大怒遣卒覈所掌軍餉餉積三十餘年至是啟之耗五十石責先生償白于朝廷追毀出身文字羈流沅州六年呂死事得白先生受誣與得白並無喜憂色既歸講學道巖

山長程徽庵先生若庸

程若庸字逢原休寧人從雙峯及沈毅齋貴珪得朱子之學瀉祐閒聘湖州安定書院山長馮去疾創臨汝書院于撫州復聘為山長咸瀉間登進士授武夷書院山長累主師席其從遊者最盛稱徽庵先生所著有性理字訓講義太極洪範圖說陳定字極稱其字訓

本續云吳草庵澄其門人也

雲濤紫黃氏補

斛峯書院講義

龜山先生楊文靖公曰古之學者以聖人為師其學有不至故其德有差焉人見聖人之難為也故凡學者以聖人為可至則必以為狂而竊笑之夫聖人固未易至若舍聖人而學是將何所取則乎以聖人為師猶學射而立的然的立于彼然後射者可視之而求中其不中則在人而已不立之的以何為準又嘗語羅公仲素云今之學者只為不知為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此事大體須是曾著力來方知不易夫學者學聖賢之所為也欲為聖賢之所為須是學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博古通今為文章作忠信愿慤不為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為聞道則不可且如東漢之袁處士逸人與夫名節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貴以古聖賢之道則晷無毫髮髣髴相似何也以彼于道初無所聞故也今時學者平居則曰吾當為古人之所為才有一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所學以博古通今為文章或志于忠信愿慤不為非義而已而不知須是聞道故應如此由是觀之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

言道易知道之體用難言道之體用易知道之全體妙用難道者何陰陽五行萬物萬事之理初非有出于陰陽五行萬物萬事之外者以形器為道而不知其有沖漠無朕之體者非也以空虛為道而不知其有闡闢無窮之用者非也知其體之無朕而不知其彌綸六合無

毫釐之空缺知其用之無窮而不知其實通千古無頃刻之閒斷則其體之全用之妙亦有知之而未盡焉者矣或聞而知之或見而知之其知之而盡焉者乎生而知之不思而得安而行之不勉而中者聖人也學而知之思焉而無不得利而行之勉焉而無不中者賢人也皆知之而盡焉者也學者之學無他亦學乎聖賢所知之道而已學乎聖賢所知之道無他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已矣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大學明明德之工夫也主敬以立其本則又小學之工夫而大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焉者也程朱子以來誰不知由小學而進于大學然少而習焉壯而勉焉老雖或知之往往未能盡焉何也文靖之言由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于幽閒靜一之中而超然自得于書言象意之表此讀書之法也不以此為法而徒于章句訓詁文墨議論之是尚則其于主敬也不過曰有整齊嚴肅而無怠惰縱肆斯可矣其于窮理也不過曰有誦讀記問而無疏脫遺忘斯可矣其于反躬也不過曰有忠信愿慤而無私偽邪慝斯可矣嗚呼是豈知聖賢之學斯道之全體妙用有不但如是而已者乎聖賢之學斯道之全體妙用其何以言之道為太極造化之樞紐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心為太極品彙之根柢一物各統體一太極也萬化之流行由于元亨利貞之四德者天地之全體妙用也有人心之全體而後天地之全體始于是而立焉人心之全體少或有虧則天地之全體不能以自立矣有人心之妙用而後天地之妙

用始于是而行焉人心之妙用少有或戾則天地之妙用不能以自行矣此參天地贊化育所以不可一日而無聖賢之道學聖賢之道者不以一身一家一時一世之心為心而以彌綸六合貫通千古之心為心不以一身一家一時一世之道為道而以彌綸六合貫通千古之道為道則此心為此道之統宗會元渾乎大德之敦化此道為此心之汎應曲當脈乎小德之川流其于主敬也必將如對日星如臨淵谷靜而無靜動而無動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人而彌綸六合貫通千古之心在其中矣其于窮理也必將探賾索隱鉤深致遠究事物之準則推造化之本原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而彌綸六合貫通千古之道在其中矣其于反躬也必將以無欲為一以無息為誠以日新為德以富有為業以一民一物不被其澤為已任以天下後世不傳此道為己憂而此心此道之全體妙用皆在其中矣張子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去聖繼絕學為來世開太平子思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曾子所謂置之而塞天地溥之而橫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是皆吾分之所當為而吾力之所能為者文靖所謂以聖人為師猶學射而立的者此也所謂學聖賢之所為必欲聞聖賢所得之道者此也自非體之以身從容默會而有深功驗之以心超然自得而有餘味者能之乎程子曰莫說道將第一等遜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為志言

人便以聖為志是志也坐春立雪之時身體心驗之舊矣道南之教寧不以是為先務乎由龜山豫章而延平逮吾朱子大成集焉推其說以教天下後世至明且備若庸嘗取其後集所答劉季章書畫為四等之圖其一等曰聖賢之學其二等曰仁義名節之學其三等曰辭章之學其四等曰科舉之學有剽竊架漏而不入等者有志于第二等而未能篤實者有志于第一等而不能無過不及之偏者有在二三四等中不安于小成而能勇進于一等者大抵三四等識趣不高奪其舊習雖有其難而其不變亦自不足為世輕重惟第二等資質稍高一生謹畏循規守矩向仁慕義不為不力惜其不知向上更有聖賢之學切于身心而為事業之根本者焉今之收拾人才推廣聖賢學問血脈正須著力救拔此一等人而不可與其下二等概而視之也若夫聖賢之學無他始由此以為士終即此以為聖人始由此以修身終即此以平天下即知此道是天地間自然之理又知此學是吾人本分之事既能真知而篤信之則其趣向自然正當其志氣自然勇決其工夫次第必能向上尋覓不待他人勸率而自不能已矣不幸而或不過于世亦必有以自樂而無所悔怨焉嗚呼所以為聞道之士也此所謂聖賢之學也文靖曰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若庸亦曰創書院而不講明此道與無書院等爾立軒大夫寧不謂然或問彌綸六合貫通千古者道也聖賢之體是道而欲其彌綸六合貫通千古其可汎然言之而無一定之義乎曰以此心言莫若一誠字誠者五

常百行之根柢也。以此理言，莫若一中字中者。應事接物之準則也。對而言，則此心此理不可偏廢。單而言，則心不外乎此理，理不外乎此心。誠可以兼中中，亦可以兼誠。堯舜禹湯言中誠固在其中，中庸通書言誠中亦不在其外。朱子謂理只是一箇理，舉者全無欠缺，且如說著誠，則都在誠上說；著仁，則都在仁上說；著忠恕，則都在忠恕上說。只是這箇道理，血脈自然貫通，其此之謂歟。

梓材謹案先生有增廣性理字訓若干條當為補入

附錄

朱楓林書性理字訓後曰：晦庵門人程正思字訓三十條，勿齋增廣之為六門百八十三條。今增善字補以蒙齋之訓，凡百八十四條。德業盡性心正四條訓有未妥，僭易數字，餘皆元文。程敬叔讀書日程八歲未入小學教之讀，此甚善。但此書四字成言，其語既簡約而題目多涉命性，其理又幽深，若非根據出處本義而旁取世俗事物以開喻之，未見其有益也。試以開卷太極之訓言之：孔子贊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今訓太極之字當原乎此，其曰至理渾然，沖漠無朕者，理行乎事理之中，如身體之脈理如枝幹之紋理，徹上徹下無不至，到所謂至理也。脈理紋理皆不一也，而皆必有統會之處。今以八卦觀之，乾元二卦同生於太陽之象也，離震二卦同生於少陰之象也，巽坎二卦同生于少陽

之象也艮坤二卦同生于太陰之象也又以四象觀之太陽少陰同生于陽儀也少陽太陰同生于陰儀也八卦四象各有統會既如此矣則兩儀豈無統會哉故孔子指其統會者而名之曰太極極者屋之脊棟中正高上衆材之所藹合者也太者大大之謂也太極者大大高上統會之稱而已易書之儀之象之卦兩而四四而八以至于無窮由本而末由原而流皆所謂至理也太極者至理之渾然者也渾然云者如水之渾濁然人之視之不見其中之所有蓋理之統會其胚胎融聚者固如此也泉之未發曰沖沙地曠遠曰漠朕者目未開而有其罅隙也曰沖曰漠曰無朕皆以形容其渾然者也其曰造化樞紐品彙根柢者氣一噓而萬物盈所謂造也氣一吸而萬物虛所謂化也氣之造物化物猶戶之一闔一闢也究而言之則闔闢在乎樞樞必在乎容樞之紐易之儀象卦者造化也所謂太極者其樞紐物之異類曰品物之同類曰彙萬物並生於兩閒而有同類異類者如花葉之在枝幹或同或異也究而言之則枝幹本于根根必附乎命根之柢易之儀象卦者品彙也所謂太極者其根柢也玩諸易以釋太極之本義本義既得則後世儒者所稱述可一見而決若異端之所言者固不足論也凡讀聖賢之書皆當如此考究令字字有著落非特此書也故舉此一條以見例云